

## “樸”：老子美學觀點及其在 魏晉南北朝的演變

[德] 漢克杰(Dr. Heinrich Geiger)

魏晉六朝這個時代的詩歌、繪畫、書法對於唐代以後的藝術之發展有着極大的開啟作用。而這個時代的各種藝術理論，如陸機的《文賦》、劉勰的《文心雕龍》、謝赫的《古畫品錄》，更為後來的文學理論和繪畫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。研究宋、元、明文學與繪畫的多數學者通常以此為出發點。但是據宗白華在《中國美學史中重要問題的初步探索》這篇文章所說的：“中國從新石器時代以來一直到漢代，這一漫長的時間內，的確存在過豐富的美學思想，這些美學思想有着不同於六朝以後的特點。”(宗白華《美學散步》，第27頁)

### 先秦諸子藝術概念和美學觀

在《詩經》、《易經》、《樂記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韓非子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呂氏春秋》以及《漢賦》中，都可以發現這樣的資料，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和美學思想是合在一起的。從出土的舊石器到銅器時代的文物中，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出審美認識的逐步發展過程。到了殷周，器物上的紋飾已十分豐富，《詩經》中有着許多表示不同色彩及其配合成文的詞彙。夏、

商、周時期，在物質文化方面的一個突出的進步，就是先後開始使用兩種金屬器具——青銅器和鐵器。在特有的歷史條件下，還處於青銅時代，就已經產生了高度的物質文化。自平王元年至敬王四十四年的春秋時代（前 770—前 476 年），此後至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前的戰國時代（前 475—前 221 年），文人學士遊說之風漸盛，學術討論的空氣濃厚，於是就產生了諸子百家互相爭鳴，辯論的時風。戰國諸子之學，司馬談概括為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六家；西漢末年的劉歆總括為儒、墨、道、名、法、陰陽、農、縱橫、雜及小說十家。各家都在爭鳴立說，形成了百家爭鳴、百花齊放的局面，這對於中國文化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。

先秦諸子對於當時物質文化及藝術境界各自採取了不同的態度。一種是否定的態度，另一種是肯定的態度。要說明屬於否定態度的先秦時代的道家，首先得談談這個時代的藝術概念。正如見於公元前 2 世紀所撰述的《周禮》那樣，定六藝，即：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六科，為君子的基礎教育。其中禮、樂、書分別是典禮、音樂、書法，這些是演劇、舞蹈、音樂、書法的藝術。射即弓，也是遵從一定的儀式的美的運動，而且連射箭這樣的體育運動也必須看作是藝術。同時代的《史記》和《淮南子》中，六藝是指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易、春秋這六經。光從這點看在古代中國人的成長以藝術為必需的思想傳統，是一脈相承的。雖然中國先秦的藝術概念與古希臘截然不同，但卻同樣使人至以完善。諸子百家時代的孔子期待於藝術與道德的相同，以改善現實。回過頭來看，他把藝術（禮、樂）置於學門的定義界限之上。孔子的藝術哲學有這樣的特點：藝術是培養人類精神並將之引向更高的更超越境界的工具。因此常常把“美”和“善”這兩個概念混同或混合起來使用。可是，孔子學說及儒家思想裏最重要的不是美而是“質”和“文”的概念（《論語·雍也》）。在諸子哲學裏——不論是孔子或老子、莊子的學說——

“美”，基於它感官的因素比別的概念來得次要，依據他的政治觀點，孔子極其崇尚“文德”而輕視“武功”。在《論語》中，孔子並沒有明確地談論自然美的問題，他認為自然物之所以美得被人們所觀賞，在於自然物本身的形象表現出具有與人的美德相類似的特徵。

“文化”與“自然”，“文”與“樸”，這兩對概念表示了儒家和道家基本上對於當時藝術不同的評價。老子是把“美”與“惡”看作不能發生文德方面意義的，並試圖說明“美”與“惡”之間的相互關係。這就是說老子把他的“道”所派生出來的自然界和社會生活中的“美”與“惡”，“善”與“不善”等對立現象看作是統一於“無”，歸根到底是以“無”為基礎的。老子說：“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？善之與惡，相去若何？”（《老子》20章）老子提倡超然物外，無欲無為。雖然他沒有直接談論文學藝術的問題，但把他對“樸”的一些說法總結來看，他對於文化及藝術採取否定的態度是很明顯的：“道常無為而無不為，侯王若能守之，萬物將自化。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無名之樸，夫亦將無欲，不欲以靜，天下將自定。”（《老子》37章）

在《道德經》中，美由於它與語言推論形式的密切聯繫而被否定。語言因其推理式的功能而被道家思想當作不適合純粹的感知世界。要強調的是，對老子對“美”所表示的懷疑之聲，首先是要區別語言與現實性的關係，然後纔區別現象與現實性的關係。“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；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也已。”（《老子》2章）

## 中國美學的第二個隆盛期：魏晉六朝

魏晉六朝是一個中國美術史及美學史“轉變的關鍵，劃分了兩個階段。從這個時候起，中國人的美感走到了一個新的方面，表現出一種新的美的理想。”（宗白華：《中國美術史中重要問題的初步探索》，《美學散步》第29頁）。從3世紀到6世紀的儒、道、佛學，使中國美學思想

達到了第二個隆盛期。這個時期的特色是關於造型藝術的論著極為豐富。漢代所形成的儒家今文經學統治到了此時受到了衝擊，也可以說是得到了一次解放，因而有了魏晉玄學之盛和空談之風，也是佛教滋長的良好土壤，從漢代開始傳入中國的佛教，至此得到廣泛傳播，最後竟居然成為三教之一。六朝美學顯示了人們對美學的興趣，轉移到後世認為的人才輩出的關於造型藝術和詩的評論裏去。在這樣一個新形燦爛，豐富多彩，對藝術理論進行整理和研究的時代裏，着重“為腹不為目”（《老子》12章）的老子思想還可以有何影響？

審美態度的前提條件就是要進入審美的心理狀態，把物慾割斷，採取一種非物質功利佔有慾念的態度，而且，與審美對象保持一種觀照的距離；脫離現實生活中物質功利關係，而採取一種虛靜的凝神觀照態度。也就是說，在審美中，把對象當作有觀照距離的審美對象，不把他當作現實生活中與自己有切身功利關係的實際對象。魏晉南北朝注釋《老子》的王弼說：“以無為本”，“本在無為，母在無名，棄本捨母而適其子，功雖大焉，必有不濟。”（王弼：《老子》38章注）及“夫物之所以生，功之所以成，必生採無形，由乎無名，無形無名者，事物之宗也”（王弼：《老子略例》）。這樣，王弼通過他對老子的解釋吐露了像上面所說的新審美態度。他把“無”當作具有無限可能潛在性的精神，格調，風貌，成了這一時期哲學中的主題典範及藝術，美學中創立“美”的重點概念。

按，在湯一介教授的魏晉玄學研究中，“自然”一詞的涵義往往和“道”、“無”的涵義相同（《郭象與魏晉玄學》，第51—52頁）。“自然”是說宇宙本體，世界本源或是說宇宙萬物本來的樣子。此外，在這個時代的思想解放的要求情況之下，道家思想中有許多東西適應了人們的需要，如：老子的清靜，無為；莊子的“逍遙”，“齊物”；以及陳仲子的“遁世”等等。魏晉時期，在道家自然主義

和個人主義的影響下，個性得以大大解放，人們紛紛自由討論人生的意義問題，養生論生和死的問題等等。如果讀當時的某些詩文，可以證明確實。“淡乎寡味”的確有點像《道德論》。如《竹林七賢》之一的嵇康的《秋胡行》(之六)中就有：“絕聖棄學，遊心於玄默。遇過而悔，當不自得。垂釣一壑，所樂一國。被發行歌，和者四塞。歌以言之，遊心於玄默。”(參見《秦漢新道家略論稿》，187—188頁)

遊於物之外，是一種人生態度，也是一種審美態度。按老子的說法：“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馳騁畋獵，令人心發狂，難得之貨，令人行妨。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。故去彼取此。”(《老子》12章)。他的說法在魏晉南北朝這個中國歷史上重大變化的時期，實現了藝術及美學裏新的影響範圍。這是一種“遊於物之外”欣賞自然，審美觀賞的範圍。談到藝術創作及欣賞，這個新審美範圍超過了“美”範疇的領域。接受道家思想影響，同時也吸取了儒家思想的劉勰，認為包括文藝在內的“文”是“道”的體現，祇有聖人纔能發現道，並通過文把它體現出來。他提出了“貴在虛靜”及要求作者平時要清心調氣，從容率性，以使視聽感官在接觸外物時不受阻塞干擾(《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》上冊，第193頁)。謝赫(生卒年不詳)提出了對以後繪畫的發展影響很大的《六法》，“氣韻生動是也”，其六法之首法提出“氣”的概念(《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》，上冊，第190頁)。此法，像劉勰的著作《文心雕龍》，一直到後來都成為統治東方藝術論的規範，這一中國美學歷史上的最重要著作之一的中心概念不是“美”而是“氣”。

### “樸”：從否定藝術態度至肯定藝術態度

李梅在《和諧為美——前期陰陽五行美學思想的核心》中讚賞地強調，前期陰陽五行思想“深刻地影響着先秦諸子和以後整個封

建社會的哲學美學思想的發展”(《美學與美學史論集》，第155頁)。他認為這個概念的最主要美學內容“即和諧與審美藝術的關係”(第155頁)。對前期陰陽五行思想的歷史發展，李梅作以下的闡述：“到了西周末，春秋初，陰陽與五行逐漸結一起，不僅五行成了陰陽的產物，相互制約，相互依賴與相互鬥爭的思想也在五行說中得到進一步的充實和發揮，而體現在美學思想上，則突出了對立面諧和的觀點。進入春秋末期，陰陽五行思想有了更大發展，出現了許多這方面的代表人物，他們有的是政治家、思想家，有的是樂師，晏嬰、子產、醫和、單穆公、伶州鳩就是比較突出的幾個。”(第159頁)

《道德經》裏有幾句至關重要的比較完整地用“道”、“陰”、“陽”這個概念表達宇宙論的名言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之一就在第5章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。”這裏“生”是關鍵性的字眼。“生”就是產生，孳生。這就是說，有那麼一個精神性的實體，最初產生元氣，再由元氣產生陰陽二氣，陰陽和合產生沖氣。陰氣、陽氣、沖氣三氣變化而為天、地、人三才具備，就其生芸芸萬物了。對立的“陰”和“陽”造成補充的統一。“和”，謂“陰”、“陽”合和而萬物生。這兒能看出李梅所說的“陰”、“陽”在春秋時代的大發展成就之一以及“和諧”在當時宇宙論裏的中心意義。但是，我們認為，想談在老子“和諧與審美藝術的關係”，非要提到“樸”不可，不說這個老子美學裏面十分重要的概念，就不能解釋為什麼否定藝術的老子要維護一種審美藝術的關係。按照老子，世界的自我運作由“樸”開始。“樸”具有一種無法超越的平衡，它引導出一種統一，同時又不把個體從整體分割出去。從這個定義中能認定老子的美的概念與歐洲“和諧”概念相似，由此也與西方文化中美的概念相近。總而言之，可以說通過他“樸”的概念，老子的否定藝術及美的概念態度在另一個水準上就變成肯定態度。老子哲學不斷對藝術及美學有影響的理由就是它

不僅包括一種宇宙論的意義而且一種人生態度，一種藝術審美態度。

**作者簡介** Heinrich Geiger, 1954年生，德國人。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。現為波恩大學亞洲系教授。著有《20世紀中國美學》等。